

《暴雨》

小李出生那天，正是金瓜石雨季猖狂的一天，雨一絲絲從破屋頂漏下，在碗公喉頭中唱出灰色的旋律。小李的母親並不知道惡運已經悄悄降臨，所以也就更不知道自己肚中男孩即將報到。她在雨聲中精準辨出奄奄一息的雞鳴，起身打開窗順著長滿青苔的石階眺去——在石階的終點，水圳橋瘦長，半圓形的線條撐起烏雲混沌的天空，河床兩岸毫無一人，樹枝被風吹如鞭子使勁抽向彼此，彷彿千年來河岸就存在這對仇人。小李母親想找塊藍布綁住自己日益凸出的肚腹，她注意到昨日那塊卸下的藍布放置在高自己二顆頭木櫃上。「該死的日本人」小李母親憤憤朝地上吐痰，一想起昨晚日本警察輕挑，隨手解下那條硬布打的那群倭寇抱頭鼠竄，她的臉頰就被心寒凍的蒼白。小李母親不忍心叫醒熟睡的女兒，於是一咬牙，穿起蓑衣，「咻」鑽進通往河床的泥濘捷徑。

她的腳掌一步步釘入油滑的斜坡，一旁的石坡路穿過水圳橋，像條古靈精怪的蛇從底部條地爬上一——在那裡，小李的母親每日工作的殘破的工寮擠在那裡，她的工作是如男人一樣，挑上水泥和磚塊，修補老舊的水圳橋。她感覺到今日肚子中孩子異常躁動，每當踩碎什麼樹枝，肚子內馬上一陣拳打腳踢。小李母親滿頭冷汗下坡，她怕遲到，決定腳不再像釘子一樣牢牢釘入，而是下蹲，利用腹部的重量在這片泥漿微微「滑行」。遠方的河床溪水暴漲，她不知道工寮上面的警局今天有沒有上班，或許又是一次停班……突然小李的母親聽見腳下暴出一聲響，她「啊」地尖叫重摔在泥漿，隨著油亮的泥坡迅速下滑，她的身體在空中彈出一種優美曲線，最後「咚」墜入洶湧河床。冰冷的河水嗆得她頭昏眼花，她的求救脆弱而斷續，致使工寮內躲雨的工人們以為日本警察又拖囚犯到這虐待，沒人敢抬頭往河那邊窺看。

幾天後，金瓜石的人們在較淺的下游發現一具溺斃的女屍，女屍沾血的雙腿微開，一個男嬰頭顱正奮力撐開子宮，嚎啕大哭。

在金瓜石的善良女人群中，被關押的李言的單傳兒子能活著真是上天給李家的天大禮物，人們不惜重金把金瓜石醫院最好的醫生請來替孩子看病，她們對這生命力強大嬰孩抱著敬佩與女人獨特的母愛，輪流照顧這出生即喪失母親的男孩。但這種可以寫入鎮史筆記的功德卻僅持續半年之久，原因終歸於這野性十足的男孩。一個母親二個乳房，當女人將自己親生孩子和小李一左一右擺在胸膛時，小李會攻擊一旁孩子，朝腦門砸幾拳或乾脆狠咬女人乳頭警告。「死孩子，你爸還在坐牢呢。」，女人看著自己嚎啕大哭的孩子氣急敗壞，她怒氣沖沖殺到李家破敗的宅子，洩憤把小李屁股打得通紅才歸還這嚎啕大哭麻煩品。

小李出生後一個月就不吃奶了。很久很久以後，當一切塵埃落定時，小李的姊姊春風在被問到怎麼獨自扶養一名男孩長大時，她害羞撥了撥瀏海告訴別人，她們家是山坡上最貧困的宅子，她和小李，一家二口就在牛糞臭味中沾著沾著，自然就像蒼蠅沾成現在這副活蹦亂跳鬼樣了。

在那個日據時代，金瓜石小鎮上的男孩愛上一種危險挑戰，他們從山城的各處順著如今被稱作廢煙道走，最後聚集在水湳洞選礦場一棟廢棄的廠房二樓窗邊；當

運礦纜車尖銳響劃過，他們會把雙腳貼直從二樓一躍而下。男孩們驚訝自己落地時頭皮傳來一陣酸麻與膝蓋刺痛感，他們彼此嘲笑對方沒種，然後一次又一次進行這種大膽遊戲。

小李的右胳膊就在這場廉價遊戲中喪失。這場意外驚動了整座山城，當小李的拜把哥哥正義抱著小李直奔醫院時，人們清楚看見正義滿身補釘的衣服沾滿小李的鮮血，小李的左手緊緊抓住正義的肩頭，小李的姊姊春風像頭驚慌的小鳥撲翅繞轉。人們一遍又一遍在那倉促背影後討論誰出餽主意以倒栽蔥方式跳下？為何剛好有一大堆尖銳的礦石堆在廠房門口？

臺籍巡查在窄小的水泥房重複拷打正義，他們先用沾有血跡的毛巾蓋住口鼻灌水，每次灌到正義快窒息時才放手，臺籍巡查邊踢邊罵：「野蠻臺灣人，野蠻嬰兒」穿皮靴的腳一次次重踢腹部，踢的正義哀嚎不止。最初正義忍住從胸口湧上的一灘血，最後他狠狠吐在臺籍巡查臉上說：「幹，我幹你的狗雜種！」臺籍巡查寧笑擦乾臉上的血說：「罵？憑你這種屌毛還沒長齊的也想造反？」「你這雜種，假日本人警察，我代表「照鄉社」警告你，現在反悔還來得及！」臺籍巡查愣住，他想起那位地位崇高，首任台北州知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長相賀照鄉先生。他的皮靴停在正義的手邊，收斂語氣說：「什麼照鄉社，你自己老實招來。」正義拍著衣服血跡大聲說：「我和金瓜石公學校的好友會在大日本帝國號召下找你這個雜種算帳。」「混蛋！」臺籍巡查突然怒吼，一腳踹在正義額頭中心，正義沾血油亮的頭髮先轉一圈，然後身體「砰」飛撞牆壁，大片破碎的水泥塊稀哩嘩啦像雨淋在雙肩。「你們那群野孩子我哪個不認識，現在長大了，竟敢公開打著神聖的照鄉先生名義勒索警察？看我不揍死你，揍死你後，我還要托出你朋友一個個揍。」

臺籍巡查很快為汙辱「照鄉社」付出代價。這天他像往常一樣上班，當他經過混濁金色河水時，一群套著挖二個眼睛洞黑布的孩子突然從草叢竄出，他們用木棍追打臺籍巡查，臺籍巡查沒有準備，只能狼狽摔入瀑布中央，紅色血絲噴濺在水波上旋轉，最後鼻青臉腫的臺籍巡查靈機一動大喊：「在過來我就開槍了！」所有兇手才一哄而散。臺籍巡查撫摸額頭上裂出的疤，他痛得扭曲著臉走向岸邊，發現那些木棍竟然有一根是自家警局的警棍，上面用孩童的筆跡歪曲刻上「照鄉社」。他想起昨日毆打的正義，又怕上級追究警棍遺失責任忍不住打了個戰慄，他太清楚上面各種五花八門的刑罰。一輛運礦纜車從山坡旁低鳴劃去，老舊的車身發出垂死的哀鳴。臺籍巡查心一橫隨手把警棍拋入瀑布底下，抹了抹血跡，冷靜的像不曾發生什麼事繼續前往警局。

昏暗的凌晨慢慢點起燭火，那一排排順山勢而築的蒼白建築在霧中像鬼火一樣瞪著臺籍巡查，他壓抑恐懼情緒盡量讓自己走路不要一拐一拐，突然覺得這座他控管的山城如此陌生。

小李明確告知她的姊姊，他是被慫恿下作出衝動行為，他發誓當時的一群男孩討論若人跳下去砸向那塊大石頭，到底會不會像學校播的戰爭宣傳片那樣，一小粒炸彈，炸的地動山搖。但小李的說法很快被當時在場的孩子推翻，孩子們表示那

天大家玩的其實是劍道比賽；一些較大的孩子甚至不屑，跳樓比賽？早落伍啦，他們拍打胸膛顯得自信滿滿說：「現在大家都熱衷柔道，期待有天能光榮為天皇上南洋戰場」，其中包括小李的拜把哥哥正義。人們將小李的瘋言瘋語歸咎受過大的刺激。

從此小李脾氣變得古怪而易怒，再也不見笑容。小李的姊姊春風想安撫唯一的弟弟卻被拒絕，人們經常發現街邊有個詭異男孩遊蕩，嘴裡不斷呢喃：「沒有人相信我，沒有人相信我……」

那天小李緩緩走入高年級教室，他在漢生的桌旁站住，一動也不動。「是你慫恿我跳下去。」小李聲音細細地說：「你跟我說，只要跳下樓，證明自己是了不起日本人，我爸爸就會從牢中回家。」「誰跟你胡說八道。」漢生像看到狗屎一樣注視「我連你爸被關在哪都不曉得。」「不，你一定知道。」小李堅持道，他想逼漢生吐出答案，但漢生突然拍桌，一拳砸在弱小的小李臉上，小李馬上一道鼻血濺在地上，高年級班級響出一片歡樂的笑聲。「告訴你哥哥正義，你爸爸李言不佩當日本人，還想勾結重慶國民政府兵發台北總督？」漢生的腳踩在小李健全的左手上，隨手撈起一旁木刀挑響敲空空蕩蕩的右手短袖「我們努力學習帝國教育，就是因為總有像你爸這種不知好歹判徒。回家告訴你哥，我們「樺山社」才是真正日本人，「照鄉社」是假日本人！是野蠻尚未進化的臺灣人！總有一天，「樺山社」會殺光「照鄉社」！」

漢生的父母都是土生土長的金瓜石人，在小李墜樓那天，他與正義本來要在工廠內決鬥柔道，勝利一方將能成為夢想的大日本帝國海軍，前往南洋參戰。二人本來極不順眼，小李的糾纏被漢生視為正義的卑劣手段，是柔道比賽意外終止後的挑釁。他常將麻布包裹的假人當作正義，每次木刀劈下時心中總爬滿一股愉悅。漢生在家模仿柔道課程的人型自己也粗糙仿作了一個，他在頭上綁上寫有「七生報國」四大紅字的白頭巾，並且刻意為人型畫上正義的面容：粗粗的眉毛，厚重的嘴，心形的髮線等……。每當小李下課經過街道，漢生就會昂起木刀，「喝喝哈哈」用力砍正義，若有閒錢，漢生還會潑灑一小瓶紅色水彩，這樣木刀砍下時更逼真，更像正義的血。漢生注意到小李經過時那躲躲藏藏的貓眼，面對偷窺，他往往以更強大的力量展示回應，他看不起那在「瑞三礦業」工作的低等臺灣工人，他更看不起帝國下的叛徒，「照鄉社」三字，如同廁所用過的草紙，骯髒。隔天漢生起床走向院子驚呆了，院內被人灑滿大把冥紙，冥紙上有人用極細的紅毛筆畫上一大團又一大團的男女交媾和日文髒話。漢生的姊姊拉起和服，厭惡的用木屐清出一條通往大門的路，她和臉色鐵青的漢生彼此互看一秒，那瞬間漢生冷笑一聲，大步撈起書包上學。

小李的不幸發生在隔天。漢生放學後直接殺到小李家，他先瞄向門邊，正義的鞋不在，於是放心一腳踹開腐朽的木門。昏暗燭光下，少了一條手臂的小李專心畫著髒話，書桌旁堆滿一疊疊冥紙。「我操你媽！」漢生抓狂推倒冥紙，他把小李拎起往牆壁上摔，然後壓住一拳拳招呼，「我操你媽！我操你媽！」無法動彈忍受狂風驟雨的小李好不容易撈到一個玻璃瓶，「吭」重重砸在漢生猙獰臉上，碎

片削的漢生臉上，小李掌心全部是血。春風聽到聲音從房後跳出來，看見一團混亂，她先尖叫踹向漢生渾厚腹肌，但漢生無動於衷，於是春風指他急中生智大罵：

「你這沒良心的雜種，小李是我們李家唯一的香火，你欺負我們家一個殘障對得起大日本帝國武士栽培嗎？」漢生冷笑說：「要怪就怪你弟弟不視好歹，欺負竟敢爬到我們家頭上！」「你們家？你們家不就是日本人走狗，第一個砸了神祖牌也是你們家，不然幹妓院的怎能出頭？沒用東西，你姊的臭屁嫁那個白癡日本先生前不知被操黑幾次。」春風憤怒的回擊割開最陰暗的家族史，漢生臉一沉，布滿青筋的手加大力道「妳在說一次試試？看我今天扭斷你們李家香火。」

這場衝突最後在保正衝入屋內才沒釀成大事。那天正義恰巧排上工廠短工，而得到便宜的漢生則在街上大肆揚威，青年們面露崇拜歡呼「戰神漢生！戰神漢生！」。這很讓「照鄉社」社員羞辱，他們詢問「照鄉社」社長正義是否該挫挫「樺山社」銳氣，但正義對弟弟的九死一生異常冷淡，於是一些人把這問題歸根沒有血緣關係的老問題上。

小李對這有記憶以來待在身邊的哥哥非常崇拜，他清楚知道二人沒有血緣關係。但他仍在正義吃飯、睡覺、上學身旁一遍遍重複：「樺山社笑照鄉社都是一群沒卵蛋的臺灣奴，不是真日本人。」有時正義只是上廁所，茅房也會無緣無故墜下一張要求復仇的紙飛機「照鄉社快被樺山社踩平啦，你幫不幫？」

「你到底想怎樣？」有次正義忍不住拉住小李。

「我要復仇，現在。你希望整條街都傳「照鄉社」社長是孬種嗎？」

「我不是孬種。」正義不耐煩駁斥：「我也知道你跟春風被欺負的事，這事會結束的。」

小李並不知道這句話暗示了三十多名青年的命運。多年後，甚至今日，穿過日據的高壓統治，人們依然能想起那三十多名青年的鬼魂生前如何在茶壺山上以生死搏鬥。年輕氣盛的青年手拿斧頭、分仔、磅枝、實桌，幾經叫陣後，「照鄉社」和「樺山社」二派很快混亂扭打一團。這次鬥毆直接造成金瓜石最嚴重的青年鬥毆事件，當救護人員揮汗如雨登上山頂時，青年們的腸子、手指、稠血、耳朵灑滿大地，半死不活的青年身上插滿小刀蠕動。山頂長年不去的陰風一遍遍吹響半小時前骨頭砍斷、血肉外翻，狠來死去的旋律。

當正義全身血洞的身體被人用木板車拖回家時，春風嚇傻了，呆站在冰冷遺體前全身抽蓄，最後崩潰跪下握住正義長滿繭的雙手大哭。小李看著板車工人面無表情的離去和姊姊的哭聲，他才慢慢理解那俱有些浮腫的屍體就是正義。他癱軟跪下，雙腳恰好壓在正義結實的腰，那線條壯碩的身體開滿好幾個血花，花瓣是紅黑色外翻的血肉，還能直視裡頭的白骨。哥哥死了。小李驚訝死亡的力量如此巨大，竟能讓昨天活蹦亂跳的哥哥變的如此陌生。他輕撫破爛的屍體，突然從正義腰間掉出一張卷軸，他愣住，看著姊姊春風仍背對抱屍體肩頭大哭，小李偷偷打開，看見那沾有黃泥土與血味的白色卷軸上，粗糙繪著一名身穿警裝胸配勳章的男人。

「相賀照鄉。」小李輕易辨識出哥哥筆跡。

聘請搬屍工人是要錢的，但春風沒有那麼多錢。她從金瓜石醫院借來一金屬輪椅，好心的護士甚至預先幫機械運轉處點油。一名販售靈位的男人卑瑣攀談，直說金瓜石土地因煉金汙染嚴重，撿骨容易有不良影響，可以代找臺北不錯的墓地。「什麼不良影響？」春風沒好氣問，男人馬上露出神祕笑容說：「蔭屍，絕子絕孫。」「呸呸呸！」春風猛力推男人一把，大罵：「誰跟你胡說八道，我們李家要是未來有三長兩短，鐵定找你算帳。」說完推著輪椅直奔醫院外。她將輪椅一步步緩慢下著眾多石階，輪椅每下一道石階，整座山城就刮起一陣金屬磨牙聲。正義的血已流乾，他安靜地任人擺布坐在椅上，胸前蓋上一大塊白毛巾，悠閒的像得到瘡疾，那些忽冷忽熱減緩的富家子弟正在曬太陽。每當青綠色高山插進一隙藍色海洋，春風的眼淚就會落下，整個輪椅也會搖晃哭泣。一些從九份調來金瓜石的工人不知道細節，在路上撞見春風還會吹著口哨問「春風春風是誰生病了？」春風嗓音乾枯回答：「我家正義。」

男孩小李像個幽靈沉默跟蹤春風和輪椅，有時走到一半，他會用唯一的左手打開卷軸，聞聞墨水的腥臭，墨水的線條因為手汗逐漸暈開，使黑色外糊開一層奇異妖艷的紫紅。小李忍不住舌頭舔，濃重的麝香中混著許多動物的血肉和臟沫，不是一般的墨；而墨累積的仇恨和血氣多年後仍令小李感到幸福與依戀。

日本高階警官很快聚集金瓜石小鎮調查，他們和臺籍巡查抓回逃走的漢生和一批青年。漢生是最後一個被抓的，在這一禮拜間，他躲避在廢棄礦坑偷喝溪水與水果維生。當漢生五花大綁送下山遊街時，人群突然跳出一名聲嘶力竭的女人「啪啪」左右狠打二巴掌，力氣大到讓漢生往後飛出，人群驚訝看著冷靜的春風轉身「啪啪」踩踏草鞋，緊握小李左手說：「小李，這事要算乾淨的。」

來自台北的強硬整肅使山城得到短暫安寧，金瓜石的父母終於不必怕夜晚拋進院內的不知名動物器官或突如其來的鬥毆事件，人們也不必為家裡突然少一枝挖礦工具而緊張不已。但種種跡象和鬼魂的頻繁走動顯示，這只是暴雨前的平靜。

作為對小李憐憫，我曾在他神祕兮兮的邀約下前往他破爛的家觀看那張卷軸。小李用茶渣沏杯茶，然後迅速開窗眺往外面用一種威脅口氣對我說：「千萬別告訴我姊。」對於一名殘障男孩的威脅，我只感到有點荒謬的可笑。那個繪有相賀照鄉的神祕卷軸和一套陳舊警察服被小李藏在屋頂，為了怕蟲蛀，小李還在卷軸灑上一圈從勸濟堂偷來的香灰。

「怎麼會有警察服？」我對警察服的興趣比較大。

「別管我。」小李惡狠狠瞪著我，在小李面前多餘的問題容易讓他暴怒。小李用手驅趕蚊蠅，細心地將卷軸和衣服收入鐵盒，然後喉頭發出鐵一樣的沙啞：「這事要算乾淨的。」

學校裡孩子興致勃勃討論「照鄉社」和「樺山社」誰才是真正日本人，誰才是野蠻尚未進化的臺灣人。他們編織各種茶壺山決鬥謠言，彼此吹牛事件早驚動總督府內的總督大人啦，引來校長的二兒子趙平冷冷插一句：「什麼相賀照鄉？我跟你說啦，只要被日本狗管的一天，我們永遠沒有尊嚴。」後來這句話傳到小李耳中，小李在半夜翻字典偷偷寫信給警局，某天體育課，幾名警察衝入學校，惡狠

狠拉走趙平。趙平彷彿早預測到自己危險，被拉走時他用中文高呼口號：「中日戰爭，日本戰敗！中日戰爭，軍國垮臺！」

幾天後，據說校長花了一大筆錢才把趙平贖回學校，人們驚訝趙平歸來後憤怒的眼神。短短幾日趙平就學會監獄一切狠招，他把小李像顆皮球從操場踢到教室，放學又把他從教室踢回家中，人們常看到血跡沿路滴灑，偶爾夾雜幾顆黃板牙，而這一切都在老校長和藹的目光下完成。有次趙平把小李用麻繩捆在樹上剃陰陽頭，每當小李的頭左右閃避，趙平就用力一拳砸向小李肚子，揍的小李嘔吐低頭就範。趙平冷淡說：「摔著你們家那個日本走狗正義來跟我鬥吧？」

學校裡幾乎每個人都有權力跟義務欺負小李，他們拿掃把、報紙，拖把水汗辱小李。整個金瓜石小鎮大概只有我一人知道小李心中火燙的復仇邏輯：重組「照鄉社」→打敗所有人→擺脫低等臺灣人身分→變成真正令人敬佩日本人→救出父親。小李曾力邀我加入「照鄉社」，他告訴我願意主動空出副社長職位，但我不置可否。對我來說，「照鄉社」早在茶壺山決戰消滅，對加入由一個殘障人士領導的青年幫派我只感到羞愧。

小李失敗幾個月後，金瓜石小鎮開始流傳小李拜日本人為師！人們追問那頻繁進出深宅的小李問題，關於日本師傅織田先生在南洋斬頭顱比賽傳說和為何織田先生願意收一名殘障男孩為徒。第一個問題小李神秘的眨眼拒絕回答，第二個問題明顯激怒到他的自尊，小李昂起脖子道：「我敲開織田先生家門，在織田先生面前拿刀背砸自己左手，告訴織田先生若不教我武功，我今天切腹！」然後呢？」小李興奮道：「織田先生面無表情，他用氣功——真的，不是雙手，只咻的一聲，我的刀不翼而飛插入旁邊磚牆，大概三十公分都插進去。織田先生扔下一句話：今日你就是我學生了。」

仍有人不相信這段收徒傳奇，但從此小李隨身攜帶一根伸縮警棍，沒有人敢去警局報備，如同臺籍巡查也懼怕這從南洋戰場退下的深藏不露軍人。每當趙平接近小李時，小李緊握警棍，趙平就會後退二步，藍黑色警棍讓他想起押往警局時不堪的記憶：「握什麼握？你以為有織田先生作靠山啊？」但當小李真拔出警棍，一甩，半截手臂長的警棍瞬間甩成一條手臂的毒蛇，趙平嚇得摔坐在地，爬起來猛拍身子，老臉通紅對圍觀同學說：「我哪有嚇到？我怎可能被一個殘障嚇到，這筆帳只是晚點再算啦。」一溜煙逃走。

我曾有幸觸摸那根警棍，很沉，上頭威武刻下「臺灣總督府警察」七字。我看著小李手拿警棍在屋內奮力甩著，每當警棍砸中茅草包裹住的木頭，那聲音讓我頭皮發麻，簡直太像人骨被砸碎聲響了，我曾在豬肉攤聽過類似聲音。小李精神專注，表情嚴肅，讓我感受到他不再是那個隨便讓人欺負的男孩了，他要用這跟警棍敲碎每個敵人頭顱找回自尊。

表演武術結束後，小李照例用茶渣泡杯很淡的茶給我，我坐下聽他講金瓜石在過去一點的基隆街有個佐藤師傅，師承山本五十六；七星郡小島師傅師承帝國三大柔道流派；淡水郡千葉師傅師承……最後才談到織田先生。「我師傅很高，很瘦。」小李努力張開雙手「他戴著小圓框眼鏡，只有讀過兵法指揮過戰爭的人才資格

戴眼鏡。」

出於男孩對軍人崇拜的天性，我也默默崇拜著織田先生這名深居簡出的軍人。但我聽說織田先生終日板著臉，一口流利東京腔高傲地對金瓜石攤販比手畫腳，很難讓人親近。他只讓小李一人進入宅邸觀看擺放牆上的各種褒揚狀跟武器「我師傅殺過人，他親口跟我說牆上曾懸掛一顆人頭！」。直到很久以後，我才從別人口中得知，青年時代的織田先生根本不是什麼武林高手，他只是一名受不了戰場壓力裝病躲到臺灣鄉下的普通東京百姓，戰鬥資歷僅是參加二個月軍事新訓，至於牆上的褒揚狀跟武器通通假的，那只是他在金瓜石這個樸實小鎮虎假虎威的工具罷了。我曾為這個消息生氣一個下午，生氣小鎮的盲從與無知。

小鎮又開始流傳「照鄉社」復活耳語了。人們震驚發現家中小刀不翼而飛，紛紛猜測又有青年搞幫派了。但人們想不到是正義死去後，「照鄉社」社長將由少一條右臂的小李繼承。

持小刀的少年在半夜偷偷聚集到茶壺山下的廢棄礦坑。小李選擇這裡意義重大，他哥哥正義的「照鄉社」便從這裡出發攻打山頂等待的「樺山社」。儀式由照鄉社社員牽出一條毛色黑亮的小臺灣土犬達到高潮，照鄉社社員興奮看著這隻從警局誘拐的可愛臺灣土犬，他們撫摸狗的耳朵、下巴，而幼小的臺灣土犬閉眼享受。

「殺掉。」小李冷淡地說：「殺掉它。」所有男孩我看你，你看我，一時不知道怎麼辦。「今天大家一起殺掉，一起犯罪，代表我們樺山社從此誰也不離開誰。」小李眼神目光炯炯「刀是幹嗎的？刀是要用血證明的。」一名害怕的男孩手抖著說：「可是……它又沒錯。」指著雙眼茫然的臺灣土犬，另一個男孩乾脆扔下手中小刀直接往門邊走「我不玩了，我要退社，一群瘋子。」

「慢著！你們到底殺不殺，不殺今晚誰也別走！」小李目光兇狠，抽出他的伸縮警棍站住出口，一甩，強而有力的沉悶旋渦聲震懾在場所有人「走出外面，成為照鄉社的朋友還是敵人，你們眼睛放亮點自己選吧。」

但在場所有孩子仍面面相覷。小李憤怒接過小刀，罵：「沒膽！」換上藏在家中屋頂的警察服，指揮大家用麻繩綁住小狗四肢，並從明顯寬鬆不合身的制服內抽出並打開那個繪有相賀照鄉的卷軸。卷軸上的相賀照鄉小李已用朱砂描過一遍，這位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長像站在冥火中巨大、頑強。他把卷軸掛在背後，好讓相賀照鄉看清楚這場儀式。「手放到刀柄上。」小李的命令冰冷而不容抗拒，隨著青年們將顫抖的手堆疊刀柄，刀鋒一劃喉骨，鮮血濺出，小狗四肢掙扎幾秒垂下了。男孩們彷彿看見一簍雲煙，似靈魂，似記憶，從微張的小狗嘴中飄出，然後一股神祕的力量鑽進體內令他們暈眩畏懼。

金瓜石滿山的翠綠姑婆芋，經過雨季的洗禮後瘋狂長高，人們看見寬大的綠頁盛滿一片又一片藍天，鮮艷如血的果子藏葉下，像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小鎮的青年如生命力旺盛的姑婆芋，即使呼吸有毒的煉金廢煙，雨季後，他們臂壯臀圓的出沒學校，人們開始知道這是長大的訊號。

那是小李風光時候，青年們擁簇「照鄉社」社長，一名少了右臂的青年，他們一同吸菸，一同喝酒，一同戲耍分配到山城低階的臺籍巡查。在一個下午，他們突

襲將布袋套住在學校永遠高傲目光的趙平，拳打腳踢，直到踢出血紅滲出袋外。小李對著微弱蠕動的布袋當眾灑一拋尿，最後昂起警棍戲劇性砸下，麻袋就再也一動也不動。小李狼性十足目光環繞他的社員，所有社員高舉雙手歡呼：「照鄉社萬歲！照鄉社萬歲！」。

我知道小李對如何培養照鄉社社員戰鬥力用心良苦，但出於領袖的自私優越，他不想將從織田先生學到的武術傳給社眾。為此，小李自願到日本軍營作短粗工，用他的話是去軍營「臥底」「偷學」。二個月後，小李重回小鎮，他的左手臂黝黑粗壯，在懲罰一些「趁社長不在，違紀作亂」社員後，小李在一塊二層樓高的水泥磚上宣布日本軍營偷學到的刺槍術，他甚至發揮從正義繼承來的繪畫天分，畫出許多精彩的動作剖析圖分給社頭，每個社頭優先學習，之後在教育底下社眾。小李還有一個問題必須克服，從正義繼承來的白卷軸逐漸因汗水而骯髒不堪，而卷軸獨特的墨配方使他傷透腦筋。金瓜石小鎮的墨條店對這群胡作非為青年避而遠之，在這樣艱辛環境下，小李命令社員趁月黑風高之際翻牆偷來一大包煙料、鹿膠，並在老闆水池內拋下一頭割喉的幼犬屍體紀念這次行動。

但小李的墨條之路仍是失敗，敏感的他發現作一般書法的墨條容易，但卷軸上的那股血味卻怎樣也無法模仿。一些社員想打圓場，紛紛勸說反正畫得出來不就好了？他們被小李用警棍驅逐，小李失控的追打他們，痛斥他們遺忘第一代「照鄉社」社長正義的「匠人」精神。小李後來獨自將自己關在一個廢棄礦坑，他走火入魔地研究複雜的墨條配方，一到夜晚，便繞茶壺山取回掉入捕獸夾的小動物；那通常是貓、狗、鳥等，他們被切割、漏血，器官、骨頭分門別類，然後用石磨榨出各種五顏六色的汁液。社員們在暴躁脾氣的社長管控下勒緊卵蛋度過，直到某天，小李興奮鑽出研究室，他蓬頭亂髮宣布，調配出墨條大致的味道，只差最後一股「悲嗆」之味。「在等七天，等頭七那天讓那些低等動物靈魂意識自己可卑死樣，「悲嗆」之味就完成了。」小李如是自信說。

頭七檢驗墨水的一天很快讓小李幻滅，他明白自己的期待白等了。墨汁發出腐魚臭味，沒有濃重麝香、沒有累積的仇恨和血氣令他感到幸福與依戀。小李將玻璃瓶全砸向岩壁，他瘋狂跳上跳下，用身體撞岩壁，破壞目光範圍內全部物品。一名照鄉社副社長看不下去，隨口拋出一句：「幹，一點小事就激動成這鳥樣。」才剛講完，他就不對勁了。他看見小李猛然煞車，拳頭因大力握緊使玻璃割傷流的血如瀑布一樣兇猛。副社長趕緊往外逃，一把菜刀從低頭的他頭皮擦過，在礦坑外的社員驚呼下，削斷幾根毛髮。

副社長嚇一身冷汗，他甚至害怕會像漫畫那樣，身中內力，半小時後肉體斷成左右二截。「小李怎麼啦？」許多社員追問，但副社長一想到剛剛狼狽，一股青年自尊的心理讓他低頭不讓人察覺蒼白神情，他搖手說：「沒什麼，我沒把刺槍術學好，社長發飆，該殺，該殺。」

那晚小李又不回家。春風對於愈長愈大的弟弟正慢慢喪失一名姊姊該有的管束力，以前她害怕正義，現在她害怕小李。她把大門擋死，左邊的窗戶墊起木椅，這是她與小李間的默契，這樣少條手臂的小李可以用肩膀撞開草窗爬進屋內。某

天半夜，春風被腳步聲驚醒，她只聽見小李的命令：「藏好。」一個瘦長布裹便咚墜在床前，春風還沒反應過來，前頭的大門傳出用力拍打。她靈機一動，把那布裹插入腐軟的長門栓中。門一開，三名巡查打著手電筒搜索四周，他們翻箱倒櫃惹得春風勃然大怒。「幹什麼，幹什麼？」春風瘦弱身體擋住，一名巡查說：「我們警局剛丟一把長刀，有人看到賊往這跑。」「路邊那麼多戶人家，怎麼就單搜我們家？」「哼！」留八字鬚的巡查冷笑：「誰不知道你們家小李是鎮上麻煩人物，今天只是先來看看他預估關幾年而已，賊父賊子。」巡查的話徹底激怒春風，她把辮子一扯，操起砧板上菜刀罵：「李家只剩老娘跟一個殘障也淪不到你們欺負，給我滾！我們家又窮又小，礙不著各位大人那麼久！」恰巧搜索的巡查彼此抬頭互望，他們對留八字鬚的巡查搖頭表示什麼都沒搜到。八字鬚巡查朝天空翻白眼，大搖大擺走向門邊說：「今晚沒找到，明日報第二課讓你們嘗嘗鼻孔灌水滋味。」二名巡查嚇的唯唯諾諾。離開時，春風聽見三人滿口齷齪，八字鬚巡查用日文說春風的臭屁沒洗，長跳蚤蛋呢，另外二名巡查則一搭一唱，一個說春風每日都和小李幹幹幹，另一個則說小李是春風和正義亂倫幹幹幹出來的。

小李回家後在春風面前抽出布裹，裡頭東西令春風心中酸澀，那是一把雕琢精美的警式專用武士刀，握柄處甚至極細微地刻出每朵花的嬌樣。春風原本想開口「還回去吧」，但她被小李興奮眼光震懾了，最後站在窗邊，背對小李嘆氣：「你自己看著辦吧。」

誰都無法知道小李和織田先生斷絕師徒是從何時開始。我曾私下詢問小李原因，小李抽菸朝地上吐痰，不屑說：「我師傅是女人。」小李後來的話讓我吃驚，他說他某日在暗房看到師傅與一名男人交媾，壓在上頭的壯碩男人奮力突擊，像一把劍劈的師傅嚷出貓的淫語。我通紅了臉，但小李毫不在意說：「看到師傅像女人一樣叫，我真想一刀劈死他算了。」接著小李興高彩烈說起最近關押到金瓜石戰俘營的湯米師傅，湯米師傅雖然是南非戰犯，但他黑人健壯體格和白的發亮牙齒很快被選為犯人小組長，因此有權在金瓜石較大區域走動，鎮上的金瓜石青年們都渴望成為這名黑人師傅門徒，只因他們曾看過湯米單手推開巨大礦石，在用單腳把被壓爛的血肉模糊的戰俘屍體踢出來。每當青年們想套出湯米師傅如何練究高超武功時，湯米師傅就會要求拿雞蛋換，吃玩供品後，湯米師傅會趁日軍不注意時，在樹林內哼哼哈哈展示拳法，他的拳法不同日本柔道，一擊必殺，招招致命。從此，「黑人拳法」成為青年練習重點，學校因此踢壞好幾扇木門。

「你們知道湯米最厲害是什麼？」有次社員大會小李向他的部屬拋出問題。

「黑人拳法！」大家一口同聲。

「不。」小李斷然否絕，他的情緒突然極度高昂：「他最厲害是繪畫！我得到準確情報，聽說他喝酒「喇」噴在紙上，隨意撥個幾筆，一個將軍的畫像栩栩如生，驚的在場日本軍官都對他崇拜不已。」連日本軍官都崇拜不已？底下照鄉社社員面面相覷後露出讚嘆；說著說著，小李俯瞰他的社員們，神情轉成極度沮喪宣布：「比起湯米師傅，我哥正義和我都被比下去啦。」

從此小李瘋狂迷上跟蹤湯米師傅，他在犒勞日軍晚會上想一窺湯米師傅的表演，

卻被日軍發現毒打一頓，打得躺在家中半個月。春風在小李被社員一拐拐扶進家中時尖叫：「啊，怎麼被打成豬頭！」她伸手想托住，迎面而來卻是一聲暴響，春風驚恐往後一躍，是小李用他伸縮警棍砸向春風。小李腫成紫紅色的豬頭臉射出虐人的紅光，將春風嚇的哆嗦，她聽見小李憤怒可怕的低吼：「妳為什麼在家呢？出去，都給我出去，我現在誰也不見！」

真正讓小李失心瘋的還有圍堵湯米師傅那次。小李埋伏草堆中，好不容易等到湯米師傅走入森林小解時，小李持警棍威脅表演「神奇的繪畫」，湯米師傅斷然拒絕。在一陣雞同鴨講的溝通後，小李憤而一棒砸向湯米師傅，但湯米師傅輕巧閃過，瞬間高舉左腿踢飛警棍，然後閃電扣住小李脖子一口流利日文說：「你這孩子，都成廢物了還想鬧事？」

二次事件逼的小李成為一個神經敏感的領導，他開始懷疑照鄉社的社員會因此事撼動他的權威。在一次社員大會討論上，社員們彼此為湯米師傅強大的語言能力爭吵不休，有些人說他被英國派往香港，所以南非話、英文、日語、中文都會，也有人說湯米師傅其實有日本人南非人父母，他根本不是戰俘，只因帝國內排外情緒強烈而被污告關押，突然小李翻桌，手中菸頭朝陳鵬臉上扔去說：「你是什麼東西？我說他是日本人就是日本人！」照鄉社的社員們都沒料到小李情緒失控，他們陡然沉默，看著受辱的陳鵬也拍桌站起離開。之後，陳鵬和小李各走各路。但從我搜集來的其他人的說法來看，小李和其他社員早有間隙，「照鄉社」未來的分裂早有起頭。

幾天後有情報指出，九份竟有人祕密復活「樺山社」！特別之處在於這次「樺山社」是由一名從鹿兒島來的日本青年組成。「樺山社從來都是一個屁，有他就沒有我們。」小李眼神射出地獄的火光，在火速命令下，「照鄉社」快速動員所有打擊裝備，但在最後點名，小李發現少了陳鵬那隊人馬，他派部下前往陳鵬家，得到陳鵬正和女人鬼混。小李在台上把伸縮警棍甩的噹噹作響，他的不屑令社眾印象深刻：「野蠻的臺灣人。野蠻的臺灣人。」接著他朝天空高吼「照鄉社」出征口號：「為打倒帝國永無止境的內部敵人而戰！為自己的日本人身分驕傲！」據我所知，小李那天高吼口號全身發亮，底下的青年震驚的發現威嚴的小李宛如活在神話中的相賀照鄉。面對帝國內部的敵人「樺山社」，他們突然感到從地上冒起一道電流，撲通跪下，著魔高喊：「為打倒帝國永無止境的內部敵人而戰！為自己的日本人身分驕傲！」

人們看著青年們高呼口號士氣猖狂地沿山路攻往九份，人們也看著青年全身鮮血抬回金瓜石。數十名青年一拐拐爬回小鎮，他們都被剃成陰陽頭，頭頂還用紅漆一句句可笑的髒話。青年們只簡短告訴家人，這場決鬥在日本高階警察默許下進行，整座九份封街成為青年們的戰場，「九份那幫「樺山社」太可怕了，他們人手一把銀亮亮武士刀。」他們用敬畏、甚至尊敬的語氣形容：「好不容易圍捕一名較弱的樺山社社員，正要逼他說幾句討饒的話，結果你知道怎樣嗎？那名樺山社社員竟然直接握刀切腹，腸子流滿地。」

人群的瘋狂流言使春風趕緊敲那些狼狽躲回家中的青年家門。春風正要開口詢問

弟弟下落，青年便落淚道：「社長現在被「樺山社」扣住，他戰的滿身是血。」
「你們沒有保護小李？」春風朝地上一蹶，哭著捶打「你們難道不知道小李少條手臂嗎？」

「我們都快被打死了，哪有時間保護。」一名青年馬上反駁「才一溜煙，我們就看到小李被踹倒在地，門牙斷了一顆。我們才剛踩入九份地盤，他們早組好隊形，迅速衝亂我們人馬，然後各別擊破。」

第三名青年談到小李時表情已經不屑：「人家受的是東京最正宗的刀法，劈豬劈狗真見血的訓練，哪是小李跑去臥底亂教我們土包子那套？」

春風氣得說不出話。

小李在第三天被巡查用擔架抬回家，在來到小鎮的前幾分鐘，小李要求巡查給他一塊紗布遮住頭皮漆滿的響亮髒話。一路上有人看見小李便大嚷嚷：「這孩子是不是瘋了？老爸被關也不能安份點。」「差點玩出人命。」巡查在眾人注視下搖頭嘆氣，面對眾人的嘲諷或警告，躺在擔架上的小李始終面無表情看著天上烈陽。回到家，春風想換下弟弟滿身血汗的破爛衣服，小李拒絕，一翻推嚷後，小李突然顧不得淌血一腳踹向春風，大罵：「滾，通通給我滾。」春風痛得跌坐地上，用衣袖擦臉上淚水，她看見小李開始發瘋「砰砰」摧毀一切家中事物：罐子摔破地上、蠟燭推翻、木椅砸在牆壁肢解……她站起奪門大喊：「滾就滾，我再也不理你這弟弟了。」春風絕望奔向馬路，透過窗隙遠遠地她看見弟弟正用小刀一遍又一遍剃光那些寫滿羞辱的頭髮，削得頭皮全染血光。

從鬼門關回來的小李從此視陳鵬眼中釘、肉中刺，他多次強調陳鵬臨陣退縮對遠征的嚴重傷害，他在社員大會上宣布開除陳鵬等人「照鄉社」社籍。很快的，「照鄉社」正式分裂二大派別，在一次放學途中，二派人馬在祈堂街上相撞了，街邊的居民很快關起窗戶。我之所以有幸全程目睹這次戰鬥，是因為我阿姨住在祈堂街，那天我恰好拜訪。小李遠遠看見陳鵬捉一頭雞，便豎起警棍擋住窄小的街口。

「走那麼快幹嗎陳鵬？」小李不懷好意笑道。

「我家老母雞病了。」陳鵬低頭冷靜回答。

「病了？那我看看。」我在窗下看見小李陡然用警棍砸向老母雞，老母雞一驚，哦哦哦摔在地上亂跳。

「媽的，你還真想幹啊！」陳鵬把原本裝母雞的竹籃也摔地上說：「都可以啊，看輸的人要切腹還怎樣。」

「輸的人不用切腹。」小李用肩頭挑轡撞陳鵬：「輸的人只要像小狗一樣在小鎮繞一圈。」

「隨便你。」陳鵬也撞開小李帶來包圍著的青年，他們沒有在談下去的意思。但走沒幾步，陳鵬突然在往勸濟堂方向那嘀咕：「操你媽，老爸是叛徒，兒子還蠢到以為自己可以是真日本人。」

是這句話使小李暴炸。我撥開窗戶，看見小李大喝：「陳鵬，站住。」當陳鵬驚訝回頭，小李的一棍已經狠砸他前額上。陳鵬表情痛苦摔倒，我看見二派人馬瞬間抄起早準備好的武器，他們把住戶旁的木櫃敲爛，把鮮血濺灑在二樓陽台乾淨

的衣服，怒目圓睜的把鐵釘、暗器拋向對方。居民們開始光明正大打開窗戶，他們並不想報警，只要不出人命，許多事金瓜石小鎮的低階臺籍巡查是不想管的；樓上的居民們讚嘆一名殘障人士竟能將棍法舞的有條有序，但也有反對浪潮，他們認為小李第一棍敲的陳鵬眼花撩亂，實屬投機之作。

幾天後，總督警務局對金瓜石下達公文，公文內將小李、陳鵬、照鄉社全部社員列為重點關注對象。名單在街中發放，當傳單被小李收到時，我看見小李感動落淚，他興奮又上又下跳躍，嘴中重複呢喃：「總督警務局注意到我了，總督警務局注意到我了……。」

判殺人罪的漢生在某個夜晚從九份歸來，漢生踩木屐喀喀走在金瓜石小鎮時，左右二邊多了二名僕人，人們驚訝漢生免於槍斃和大難不死的風光，牢中歲月似乎使他健壯，並且磨深了他那瘋狂報仇的慾望。他穿著洗的發亮的衣服在街上和破爛衣裝的小李擦肩，眾人原本期待會如祈堂街戰鬥一樣暴發火花，但漢生只是繼續吟唱那些風雅的俳句，而小李則快速消失於起霧的遠方。

「照鄉社」的情報組很快警告小李，陳鵬和漢生，漢生和九份的「樺山社」正在結盟，證據是他們夜夜在九份日本人開的高檔賓館聽黑膠、喝清酒、吃沙西米。對此，小李冷笑對他的社眾說起日軍名言：「沉溺安樂的人不配當日本人，他們是共榮圈內的垃圾。」看見社眾不置可否的表情，小李加重語氣：「我們過去確實不公的輸給「樺山社」，但「樺山社」本質仍不過是沒喝奶的屁娃而已……倘若陳鵬那隊沒有判變，你說我們人數、武器上還會輸嗎？」

小李的一翻話點醒社眾，他們選擇相信小李，重新鼓舞「照鄉社」士氣。在一次會議上，小李震奮人心宣布一個好消息，他接到一封從東京寄來的信，信上署名的酒井先生是正義過去拜師的畫師，將在雨季時特別來金瓜石追思正義，出於和正義的友誼，酒井先生將獨邀「照鄉社」社長小李舉行相見禮儀。小李高舉那封精致白皮的信向大家說：「這次我代替大家爭面子，你看看，「照鄉社」已經強大到有帝國的朋友呢。這都給仰賴天上的大哥正義，未來我們注定踩平樺山社！」所有「照鄉社」社眾一想到那天慘敗「樺山社」不禁義憤填膺，他們紛紛為心中奉行那句「為打倒帝國永無止境的內部敵人而戰！為自己的日本人身分驕傲！」感到值得。氣氛最後在小李打開一人高的卷軸達到高潮，巨大的卷軸上面容威嚴持刀的相賀照鄉俯看社眾。小李承認卷軸是他偷文化局內儲備的大卷軸，至於墨料的堅持，小李則對我的追問簡短告訴他的想法變了：「只要「照鄉社」強大起來，什麼都可以談」。

小李是在獨自前往儀式時被捕，信上時間設定在凌晨，或許是興奮掩葬了警戒，又或許是「照鄉社」早滲透大量外奸。在彎延的山路上，小李突然被躲在廢煙道的敵人掩住口鼻，漢生閃動復仇的雙眼一腳踹在雙膝，少條手臂的小李頓時無法平衡狼狽摔倒，在麻袋套頭前，小李已經意識到愚蠢的自己落入陷阱，甚至保命用的伸縮警棍都因天真的怕影響尊貴儀式而沒有隨身攜帶。

「你們這幫不要臉的，設局陷害我！」小李感覺到自己手腳正被麻繩綑綁。

「我們才不管這個，反正是你自己信任那封信的。」陳鵬的聲音突然冒出，小李

感覺陳鵬的雙手扛起他扔到一張輪椅。

「胡說，我親眼核對那封信的郵章，從東京寄的！」

「哈哈！以我們「樺山社」社長的財力，「真的從東京寄的信」算什麼屁？」陳鵬的笑聲如禿鷹一樣狡滑「社長說的對，我們九分金瓜石從來都是帝國的領土，哪能容許一個投靠國民政府的判徒家庭的人呼風喚雨，又豈能容許這判徒打著自己是真正日本人？」

小李情緒激動，但一根麻繩繞套頭的麻袋把他嘴咬死。「扔到選礦場處理去。」選礦場的工廠早下班，小李感覺他的身體隨山的肌肉忽高忽低起伏，然後是漢生穿木屐的喀喀聲音與警衛唯唯諾諾答覆。小李感到一股不祥預感從胃中竄出令他想吐，他又聞到選礦場那股獨特的礦臭味，這讓他暈眩，他記得就是在這裡少條右臂，他的右臂斷裂處如今隱隱作痛正抗懼這股像火一樣駭人的空氣。

漢生掀開頭套，小李眼睛適應光線後，他看見漢生從修長的刀鞘緩緩抽出一把銀亮武士刀。漢生的嘴角扭曲出狂傲的笑，刀一抖，空氣立刻被割裂出一道嗡嗡的魔音，所有人瞬間安靜。

「我們都知道你偷了警局的武士刀。但我們更知道，真正繼承武士道精神的刀，比起那些破刀有格調多了。」漢生的刀舞如銀鞭，他命令手下把小李右手臂固定「兄弟們，想不想看看武士刀現切臺灣生魚片的表演？」「不！」小李的眼神從勉強鎮定到扭動身體，他的鼻涕眼淚濺到敵人小囉囉使他們不悅，紛紛怒甩巴掌，啪啪啪打的小李求牢：「求求你們，那是我唯一的手臂了，我是臺灣小狗、臺灣奴，我是假日本人，求求你們不要碰。」

從後來「樺山社」慶功宴流傳的劇本，我們得知小李那天跪舔每個人的木屐一遍，像狗一樣主動露出背部懇求朝他撒泡尿，然後大聲說：「謝謝主人」。對於小李的轉變，漢生、陳鵬感到欣慰，他們收拾武士刀，在計算社長晚膳時間差不多後，命令手下火速回報成果。但小李顯然不是幸運的青年，他從來不是跟幸運扯上邊的人，半小時後，那位「剛吃玩沙西米，心情正好」的「樺山社」社長顯然不滿意，手下在漢生耳邊猛打耳語，一陣小李聽不懂的日語討論後，漢生、陳鵬把猥褻不堪的小李抬上二樓，他們用木板鐵釘把小李右手掌固定成一個倒立「7」，然後用繩子頭下腳上吊他在窗邊。小李發不出聲看著二層樓的高度渾身發抖，暗黃尿液流滿褲管，隨著倉促「放！」，他那呈現倒立「7」的右手掌先砸向地面發出骨骼憂鬱的歌聲。漢生、陳鵬在二樓燦爛笑了，「你有聽過相賀照鄉鬥過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嗎？」他們朝窗外吐痰，發出怪笑總結「摔不死人的。」

陷入昏迷的小李在工人明日上班被發現，他摔落的地方恰巧與他年幼少條右手臂相同，醫生檢查小李左手臂後宣布：「骨骼永久受損。」從此小李的左手臂只能擺出倒立「7」這樣姿式，他在也無法靈活替主人賣弄刀棍。但至少有點小李是勝利的，漢生、陳鵬原本想將小李的手摔出如狗四肢一樣經典的倒立「7」，由於營養、血液無法順利輸送骨骼扭曲的左手掌，小李的左手掌迅速黑死，三天後切除。

我們金瓜石小鎮的人們開始習慣叫小李「狗奴小李」。出於對過去羞辱的記憶，

狗奴小李即始夏天仍穿著長袖遮蔽一邊空蕩蕩，另邊因手術縫合顯得亂七八糟的手掌缺口。春風沒日沒夜工作，晚上睡工廠，白天三次來回奔波照顧狗奴小李吃喝拉撒。狗奴小李開啟人生下半年的犬居生活，每到雨季骨頭常痛的他哀嚎，最後慢慢沉澱在金瓜石小鎮史的陰臭底部。

多年後的新年，春風下定決心幫家中大掃除，她在破爛的屋內發現一件被老鼠咬的七零八落警察制服、一把鏽到斷裂的武士刀和一張繪有相賀照鄉的白色微泛黃的巨大卷軸。春風把制服、長刀賣給垃圾商，她撫摸那張巨大卷軸，質量挺好，便問狗奴小李：「要嗎？」狗奴小李只轉頭看了一秒，持續魂不守舍的望著窗邊大雨。他沒有回答，他已經多年沒有開口。「算了，自討沒趣。」春風不屑把卷軸隨手往外拋，大雨很快淋濕，幾分後，卷軸便被躲雨罵娘的鎮上居民踩踏分屍的一塌糊塗。

我曾幾次趁雨夜偷跑到狗奴小李家想跟他說話，但狗奴小李似乎成為精神病患，他在雨中，在春風離開家以為沒人看時爬上屋頂，雙腳併直，一躍而下，墜落屋下後不斷碎念像條狗轉圈「怎麼沒死，怎麼沒死……」然後一遍遍爬上屋頂重複。作為日本警察執行抓捕「照鄉社」計畫後的時間點，我大概是有幸還能夜晚偷偷外出的男孩吧，看著狗奴小李瘋狂行為與久違陌生的嗓音，我驚恐地感到頭皮傳來一陣酸麻與膝蓋刺痛感。我早就忘了這個遊戲在童年叫什麼名字，代表什麼意義，但我確實知道小李已經是個瘋子。

我在暴雨中奔跑。